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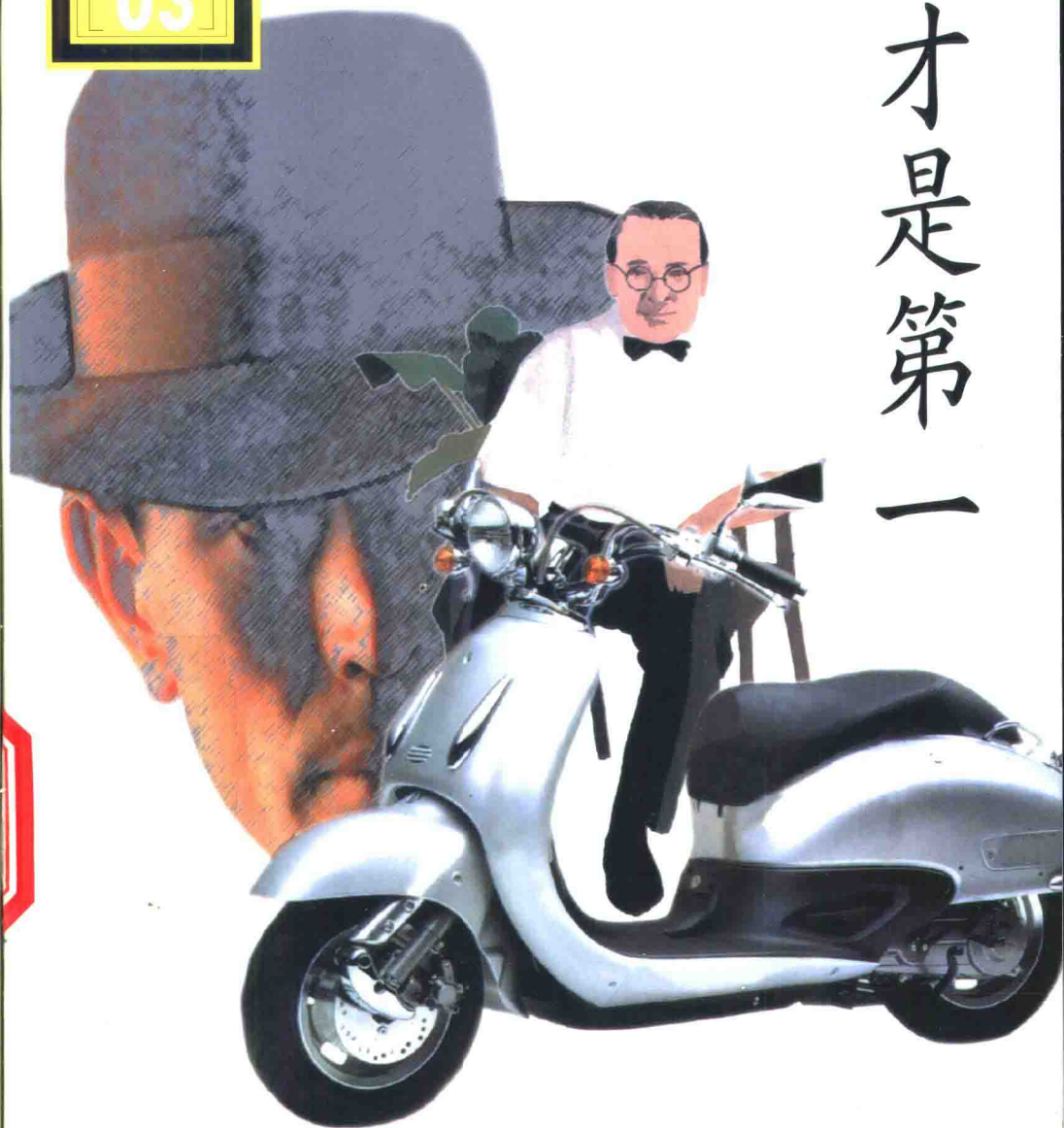
商戰
小說
03

清水一行◎著

鍾小青◎譯

誰

才是第一



商戰小說③

誰 才 是 第 一

清水一行／著
鍾 小 青／譯

商戰小說③

誰才是第一

1998年2月初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：新臺幣220元

著	者	清	水	一	行
譯	者	鍾	小	青	
執行編輯		方	清	河	
發行人		劉	國	瑞	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電話：3620308・7627429
發行所：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
發行電話：6418661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話：6418662
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ISBN 957-08-1771-2(平裝)

UTSUWA NI ARAZU by Ikkô Shimizu

Copyright © 1988 by Ikkô Shimizu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Publishers, Ltd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Publishers, Ltd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誰才是第一 / 清水一行著；鍾小青譯。

——初版。——臺北市：聯經，1998年

面；公分。——(商戰小說；3)

ISBN 957-08-1771-2(平裝)

861.57

87001288

目 次

- 1 ☺ 第一章 混沌時期
47 ☺ 第二章 飯局裡的老爺們
113 ☺ 第三章 對等意識
179 ☺ 第四章 陰錯陽差的結局

第一章 混沌時期

/

感受到晚秋氣息時，十一月已經過了大半。冷風由西吹來，把枯葉氣息散灑在芝白金台幽靜的住宅街上。

遠方數不清的車輛也像是因著風的追逐，疾駛在環繞著高台住宅街的首都二號高速公路上。

被稱之為光榮的 No 2、卻怎麼也令人想不到的，竟然在六十三歲，就從一個曾經灌注過全神心血，為了經營甚至不惜投入生命的公司辭去了職務。

此時此刻，這個男人正繃著有稜有角的微黑臉龐，披著濃芥菜色和服，把自己深深陷坐在二樓書房倚窗的靠背座椅內。

書房南面向著陽台的窗戶接望著東京灣，西面牆上則是夾著幾個喇叭及音響的大書櫃。這些組合無一不是國內外最高級的產品。雖然曾經擔任過汽車公司的副社長，這個人其實對機械卻一竅不通，只會把幾個喇叭排起來而已。因此放大音量流瀉出來華格納的〈尼貝龍根指環〉樂曲，並沒有給人特別精心處理過的感覺。

他完全不講究這些。重要的是華格納。主要是聽著華格納的這件事，就足以讓他自我滿足了。

這齣作品完成於十九世紀德國作曲家之手，據說是集華格納手法之大成，所編組而成出場人物極為錯綜複雜的大歌劇。需要四夜才能夠完全演出，所以正式的名稱也就成了〈序幕之夜及三部劇組成的節慶舞台劇〉。

雖說是三部劇，實際上有四部劇的性質，主題也分成四部分。序幕之夜為萊茵河的黃金獨幕歌劇。接著是第一夜的女武神三幕劇、第二夜的齊格菲三幕劇。最後是第三夜諸神的黃昏。連序幕之夜算起來，無論如何都需要四晚才能完全演出。這是一齣圍繞著黃金指環而引發紛爭的劇作。眾神為了得到象徵世間權力的指環，導致諸神世界的崩毀，並因由愛而終於誕生了人類的新世界。整齣戲劇在以這樣的理想為主題之下展開。

「——畢竟是，華格納哪！」他自言自語道。

管弦樂尖銳效果的刺激，和略覺單調的旋律美，讓他有時會因沉浸在壯闊波瀾的曲調中，將思緒飄移到了別的世界。他想像著自己正被龐大的歌劇舞台背景所環繞，而得以從現實裡逃開。

從離開公司後，或許是年紀漸長的緣故，他變得有些感傷，白天若聽鋼琴曲就是巴爾托克及拉威爾的曲子，不過一到下午選的依然是華格納。

他所渴望的是音符一被敲出，就被降服包圍的那種不可思議的陶醉。

華格納為了演出自己的樂劇而試圖自行建造劇場，這是喜愛華格納的人都知道的事實。後來華格納的願望達成，1876年拜倫的小城拜魯特慶典劇場落成。最初上演的就是這齣〈尼貝龍指環〉。而他，就是在這個拜魯特慶典劇場聽過這曲子的演奏。

雖然實際上只見過一次舞台，但沉浸在唱機迴響樂曲中，當時的感動和情景浮上腦際，肌膚也深受樂音的撥弄，更讓他為沉醉。

在陶醉中，他重新體會著，這些年來對社長座位的執著，不外也是權力鬥爭的一種，而終究，還是那個男人解救了最後瀕臨破裂的局面。

最近這些年，甚至在一、兩個月前仍舊任職副社長時也是如此。除了追尋華格納，到德國旅行是這個功成財就的男人唯一的樂趣之外。不論何時何地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公司的經營從來就不曾離開過他的腦中。不管在誰面前，他都敢挺胸自誇已經為本州發動機拼過命。

有些人說，他之所以這麼傾心於華格納，其實只是不服輸的心態罷了。

另一個男人，兩人曾結伴一起到過德國。那時候，那個人四處貪看著技術、先進設備、和各種工作機械。固執個性表露無遺。

然而他卻絲毫不懂機械、技術的事。華格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他找到的東西。所以當被認為是拿來對抗那個人的時候，他也不願加以否認。在德國我也是有收穫的，若有機會的話，他也想果斷地衝著那個人這樣說。

即使是如此，還是想要有一天可以這樣的說出口。現在那個人應該也知道了。可是本應該當著他的面說的。

「華格納——華格納——華格納——」他喃喃自語著。

由於華格納在兒童時期並不曾受過多少眷顧，孤獨感浸染成為身體的一部分而表現在音樂形式上。出生不多久，華格納就與生父死別，母親於次年再婚，但是繼父也在他八歲時過世。這些在年幼的華格納心中刻下深深的痕跡。

華格納最初曾熱衷於希臘文學及莎士比亞話劇，但在十五歲時

接觸到貝多芬的音樂受到感動，從此種下希望成為音樂家的根源。對於華格納因現實生活而帶來的陰暗面，以及對於文學、音樂的傾心，他比任何人都更能體會。

六十三歲的他，雖然對別人是絕口不提，畢竟他也曾立志從文。就現實生活來說，他總覺得自己甚至比華格納還來得陰暗。在昭和二十四年九月，和那個人會面以前，他的三十九年歲月，不論物質或精神上都不算上有過什麼較好的運道。因此要說起能在人前自誇的人生收穫，他是一樣也不曾有過。

抬頭挺胸的日子雖然比想像還短，他倒也不至於因此抱怨自己時運不濟，如果不是遇見那個人，他的人生可能就這樣子過下去了。

由於那個人的影響，確實帶來了與原先全然不同的生活意義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卻因此使自己的人際關係無法開展，所有的行動也完全被侷限在這個框框裡面。

即使已經習慣了 No 2 的生活態度，但在公司基礎還未穩固以前，他對自己只能身為 No 2 的事，絲毫就不曾產生過什麼不可思議的感覺。然而，隨著時口的演變，慢慢地，他終於對那樣的自己越來越無法忍受。那個人只管把所有的事完全委交給身為 No 2 的他，而本人卻經年累月的潛藏不出。

他不禁反問，這樣的情況究竟要到何時？為何自己永遠只能是 No 2？自己真的絕對成不了 No 1 嗎？這五、六年間他也曾認真的一再考慮過。

一面這樣想著，一面冷靜地觀察著自己身為 No 2 的立場，並一再地把所有的可能性全擺在算盤底下仔細地計算過。不過不管怎樣說，幸虧還有這個更像自己的後者存在，在這個時候他忍不住這樣的想著。

——可是就算如此。

一直是 No 1 的那個人當然也一起從公司辭去了職務，但是現在他究竟在作些什麼事呢，他突然想著。

那個人橫豎就是這樣，除了車子引擎、或是摩托車以外，也想不出什麼大事。今天大概也不外如此，不是在哪個上空飛來飛去，就是掛著滿臉皺紋，握著駕駛盤使弄過來使弄過去吧。

不經意間，他突然感到似乎有人正在窺伺，霍地睜開了眼睛。

「喔呀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以為您睡著了呢。」只是短短一句說話的聲音，卻令人感到一陣吵雜。

「怎麼啦。」

「好久了也沒下來喝點茶。」

「嗯……」他依然靠在椅背內，妻子的出現，使華格納氣氛，一下子全被趕得無影無蹤了。聽完第三任妻子的話聲以後，他只是動了動下顎的點著頭。

「整天都在書房，到庭院走走、或到外頭散個步吧，稍微動一下嘛。」

「好麻煩……」

「老是這樣說，腳才會越來越痛啦。」帶著點英雌氣概口吻的妻子怨道。

在還未成為他第三任妻子的十九年以前，她也曾在東京有名的花柳街討過生活。直到昭和二十八年，才和四十三歲的他一起過日子。兩人間足足差了十六歲。

她雖然出生於濱松卻是成長在東京，因此當她聲調語氣中帶著東京人所不具備的彈性以及熱鬧的感覺時，在別人聽起來儼然就是與生俱來的天賦。

「這個時候到底在幹什麼呢……」

「誰現在在幹什麼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啊！您是在說社長的事吧。」低頭看著突然臉色不悅的丈夫，毫無顧忌的數說著。

「畢竟是個老停不下來的人。」

「怎麼又是這些事，對方對您根本不關心。」

「那也沒關係。」

正如妻子所說的，這二十四年間，沒有一次例外，他總是先想著那個人現在做些什麼，想些什麼，並且凡事都把它擺在第一位。不過他並不是想要討那個人的好或拍馬屁。既然身為 No 2，對於 No 1 的打算，一定得時時都有正確的認識才行。其實這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。

然而二人間的思慮，卻演成互憎的感情。

在任何一方面，兩人都差異極大。甚至還有一些經營評論家認為：就是由於雙方極大的差異，才能形成這二十四年來的合作。或者說二人正是一靜一動。

若從社會形象來看，當他辭去了公司副社長時，他所擁有的就在那一瞬間消失無蹤。然而和他一起辭去社長職務的那個人，雖然不再擁有社長頭銜，卻仍然被稱為創業者、老闆，永遠都是 No 1。

這就是在這個時候，他還在想著那個人的原因。

2

No 1 這個男人，六十五歲的五十島繁哉，正飛翔於空中。乘座在平常最喜愛的小型 AS 350 直升機副駕駛的位置上，身邊還跟著

秘書。

起飛沒多久，也許是上機以前喝了啤酒的緣故，引起一陣陣的尿意。

「喂，有沒有地方可以小便。」五十島由窗口往外看下去，歪斜著臉孔。

「只好忍耐一下囉。」

「忍得下的話早就不講啦。喂！真的沒地方嗎。」

「要不要找找看旁邊有沒有空罐子。」

「喝！在扯什麼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」

「咦……」

「我的傢伙啦！空罐子那裡夠看。跟大象一個樣囉。」

「啊，是這樣哪。」秘書笑出聲來回著話。

「喂，當然啦！擺明的你是不相信囉，要不要現在就拿出來讓你見識見識！」

「用不著啦，我又不想看。」

「爲什麼。」

「不是已經長白髮了嗎。」

「白髮就不行了嗎。」

「我是沒關係啦。」

「反正啊，我可是快忍不住啦。等一下直升機亂幌可不要怪我。」

「人一上了年紀就很討厭哪。」

「你在鬼扯什麼啊。」

「連一點耐性都沒有。」

「喂！」五十島瞪眼狠盯著秘書。

由仙台營業所巡迴拜會結束，號稱本州發動機招牌代表的五十

島繁哉，搭乘著直升機正朝著本州郊外，荒川堤防附近的基地一路回航。

五十島在十月間，辭掉了本州發動機社長職務以後，爲了彌補在任期中因公務忙碌，一直未能拜訪各營業客戶以及全國各地工廠，於是趁著社長退任空閒下來的機會，乾脆利用直升機，打算好好的繞行全國一圈以完成心願。雖然只是這樣的一個決定，可是真做起來卻不是那麼容易。

光是營業據點少說就有七百多個，因此一圈下來至少也要花上兩年半的時間，而且海外部分也需半年的時間，所以這一趟行程，一旦決定往下走時，總共就得花上三年以上的時間。

讓身體動起來就是健身之道，這句話正是五十島經常掛在嘴邊的。而且他還有另一個座右銘，則是每天有目的、有意識的活著，秉持著這樣的健康法則，五十島不論何時何地總是精氣飽滿充沛。

在離開了本州發動機的社長位置以後，五十島總算可以從終日的忙碌解放出來。照理說就任時，應該常巡迴工廠、營業所，爲員工加油打氣，或者拜會客戶，敬請多方支持等等。可是這些工作，五十島卻在離開了社長職務以後才開始做。

「石門水庫先打開準備，比較好一點吧。」

直升機一開始降下高度，秘書看著五十島亮光光的前額說著。其實不只是前額而已，五十島的禿頭根本已經頂到了底。額邊掛著的是一副薄邊而染著淺藍鏡片的眼鏡。

「早就抓得緊緊的啦，少囉唆了，快點想辦法！」

「前邊就有我們梶木工廠的測試場，從那兒下去吧。」

被五十島逼急了的直升機駕駛員，以無線電跟地面聯絡後雖然，面朝正前方的表示方向。

「啊、啊，就在那裡。」

秘書用手指著眼前逐漸擴大的景色。寬廣的測試場地對小小的直升機的確相當的夠用。而且就在不久前，才來過這個樞木工廠，當時直升機也是停在這個測試場。所以不是第一次降落。

直升機一開始往下時，就看到從連棟屋頂的工廠建築物裡，隨即開出來一輛白色的轎車。

車子以相當快的速度朝測試場的方向飛奔而來。雖然辭去了社長職位，依然是公司最高顧問的五十島……，竟然臨時從空中下來說是要尿尿，幹部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忙亂地趕快過來迎接。

「喂，這樣就行啦，我開門囉。」

「請再等一下。」

「可以啦。」

直升機還未完全著地，機身仍在搖幌著，五十島卻已迫不及待，一手抓著褲子前端從裡面跳出來，看也不看正從正面趕過來的車子，就在稍稍離開直升機的草地上，躬起身子立刻就尿開了。

秘書和駕駛兩人見狀，也只有莫可奈何的互相苦笑著。這時候工廠幹部們的車子也滑了進來。

「老爺子……」

「啊、啊，在這裡就這麼樣，真是不好意思。」

帶著爽朗而毫不慚扭口吻，五十島把囤積的東西完全清了個乾淨之後，挺一挺腰整好褲子，轉向幹部們說道「大家辛苦啦！」，就回到直升機旁邊。

「馬上就走啊。」

「嗯，反正近期內還會再過來。」

身穿作業服的工廠幹部們，根本來不及聽到五十島的聲音。直升機已經又升天了。

「老爺子，相片也照好了。」才繫好安全帶，秘書就立刻說

話。

「啥東西！」

「現場照片阿，您不是說有象那麼大嗎。」

「笨蛋！剛剛你從後面哪裡照得到什麼東西。」

「啊，應該過去照正面才對。」

「反正哪，絕對不准把相片加洗到處去亂發，知道吧！」

包括駕駛在內，直升機裡面爆出一陣亂笑的聲音。

秘書根本沒帶相機，其實對於 No 1，從公司員工到衛星工廠的小包，每個人都是逕自用「老爺子」或者「老太爺」來叫他。而他自己也不喜歡「社長……」這一類硬梆梆的稱呼。本來五十島所帶給人的就是一副「老爺子」的感覺，因此被這樣稱呼倒來得輕鬆。

比起被稱做「老爺子」的五十島，No 2 的神山龍男，則是被稱為「阿叔」或者是「白金台」。相對於「白金台」的則是「善福寺」，那是以二人住家所在地而產生出來的稱呼。

不過對神山龍男，周圍的人從來不會當面稱他「阿叔」，而是一直以最正式的「副社長」來稱呼。

對員工而言，No 1 的這一位，就算是挨了他多少次斥喝責罵，甚至還有挨他拳頭的時候，理直氣壯的人還是可以跟他理論，甚至反抗到底他也不怎麼在乎。

五十島毫無疑問是本州發動機的創始者，特別是以技術為主軸而帶動公司的這一個象徵，更完全是企業形象所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
至於另外的神山，雖然連對外頭的人也常說「本州發動機是我把它拉拔起來，培育起來的公司。不是隨便什麼人的功勞，而是因為有了我才成長起來的公司……」等等這類的話。可是除了說話的本人之外，沒有哪個人對這些話裡的驕傲感到痛快。

雖然每一個人也都知道，事實也許真的是這個樣子。特別是，

包括公司最高階層，除了少數一兩位之外，沒有一個還在公司出入的人，不是因為神山的認同、採用，才得以在工作上有所發揮的。相反地五十島在這一方面根本沒有任何建樹可言。建立與銀行的交往、銷售網路的擴展、幾次危機的突破，每一件事都是神山做的。

在這麼多成就功績下，任誰也否定不了他與公司間的連繫，幾乎已經近似於某種血緣一般的存在。可是一旦拿他和五十島相互比較時，卻不知從何而來的，總是會有一種似乎是旁人的情緒產生。本州發動機是我一手創立的……，每當聽到他這麼說的時候，每個人都隨即浮起五十島的陽性積極臉孔，也忍不住就想要從神山身旁移開。

的的確確是自家人。可是就算公司內稱呼「阿叔」，卻依然算不上是一心同體的家族一員。

整個的感覺就像是這樣。

直升機逐漸接近了荒川堤防附近的基地，開始準備著陸動作。就在這時候，秘書似乎想到什麼的，從口袋裡拿出記事本在五十島面前翻開，嘴裡也開始念著，晚上要出席市中心飯店的財經人士會議、隨後又有另外一個聚會、時間請要把握等等的，好似對待小孩般地拼命耳提面命著。

「兩個聚會都已經送了出席回函，所以請一定要去，可以吧。」

「喂！」五十島擺出發怒的神情。

「呃？」

「你搞清楚我已經不是社長啦，說要出席的回信是我還在社長的時候寄的吧。」

「那，您是不想去囉。」

「我既然已經不是社長，少跟我東指西使的就行啦。」五十島

半正經半玩笑的口吻說著。

「如果說、一大票花花草草又漂漂亮亮的影歌星也能夠一起出席會場的話，那就過癮啦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您不這樣認為嗎。」

「對！我啊、可是還拉風得很哪。」

好像突然醒悟過來似的，五十島的表情一下子活絡了起來，張著大口嘿、嘿、嘿地笑開了起來。

如同秘書所形容的，五十島當天穿著的正是格子條紋的紅色開襟襯衫、配著米色西裝外套，確實是色彩豐富。然而這樣的五十島，終於在那一整天之中，一次也不曾想到神山龍男這個人。

3

神山和五十島的第一次見面在昭和二十四年九月四日。當天是星期日。

距離現在正好是二十四年前。

神山穿戴黑色軟帽、白色短袖開襟襯衫，抱著麻紗夏季西裝外套，從每回上東京時必定投宿的上野旅館走了出來。

八月份的暑熱依然殘留不退，加上收音機還播報著大型颱風正在逐漸接近的消息，一大早，純白的雲層又厚又高的疊著，空氣也因而又溼又重，讓人覺得今天又將熱得無可奈何。

妻子藤代的健康雖然還是問題重重，但是神山從去年起，焦慮的情緒就越形加重。不做點什麼不行的考慮，竟日縈繞在他心頭的思慮之間。

明治四十三年出生的他，戰敗那年正好是三十五歲，因此明年

即將邁入四十歲。

就這樣子四十歲一過，人生所謂日日創新的可能性也將隨著關閉。自己應該是能搞得出一點名堂的人才對，絕不能就這樣結束了一生。

戰後以來，坦白說，神山的事業進行得並不順利。

神山龍男在戰時經營一家從業員四、五人左右的小工廠，不過本業其實是什麼事都插得上一手的仲介工作。主要是因為有飛機工廠以及軍部在後撐腰，才讓他在各方面都使得上力。只要說得出來的東西，木材、鋼鐵材料，甚至肥皂等物資，沒有他調不到的。靠著這些靈活手腕，確實也賺了不少錢。

而且仲介這一行，似乎也頗合於神山的個性。

雖然畢業於舊制中學，但一直到服兵役之前，神山並不曾好好的找過固定的職業，有時候為了生活需要，甚至連做一天算一天薪水的臨時工也幹。也曾經做過高利貸的切貨商，可說根本不曾有過安頓下來的時候。

至於會幹起經營事業的小工廠，那是為了製造飛機零件的關係才出現的工作。當時他以主要供應商以及指定軍需工廠的身分，接了川中島飛機廠製造螺旋槳的訂單。神山之所以會知道五十島繁哉的名字，就是來自這一次生產螺旋槳業務的關係。

當時五十島為了改善切削一隻螺旋槳，需要花上一個禮拜的時間，而獨力發明了自動式的切削，只要三十分鐘而且一次可完成兩隻螺旋槳的機器。

「跟我同是濱松出身，也算得上相當的熟，那個人的頭腦實在是非常的優秀。」擔任川中島飛機採購課長的井手正文，有一次對神山說著五十島的事蹟。

把需時一個禮拜才能完成一隻螺旋槳的工作，改良成三十分鐘